

黑龙湖的秘密

赵 沛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有趣的探险故事。

黑龙江的水终年翻滚不息，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有一个人知道。暑期中，一群孩子决心到黑龙江去探寻这个秘密。

孩子们带着干粮，走上崎岖险峻的山道，一路上，他们遇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增长了不少知识；同时，也遇到不少困难。他们互相团结，互相鼓励，伟大的友谊帮助孩子们克服了困难，战胜了危险，最后来到了黑龙江畔。

孩子们终于用自己的坚强意志和机智勇敢，揭开了黑龙江的秘密。

封面设计：关 景 宇

插 图：关 景 宇 赵 宝 林

黑 龙 湖 的 秘 密

赵 沛 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

787×1092 1/32 3 5/8 印张 41千字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7月北京第11次印刷

印数286,001—388,000册 定价0.23元

目 次

黑龙湖的传说	1
葛老爹	8
湖水为什么翻腾	12
船场上的秘密会议	16
进入人面谷	21
山溪风光	25
逢水搭桥	27
大雷雨	30
怪叫	37
它们为什么分家	44
一定能下去	51
陷阱和瀑布	55
真正的野餐	61
打猎	66
龙洞哪儿去啦	69

神秘的龙洞.....	74
黑龙湖.....	81
碧幽幽的眼睛.....	87
意外的发现.....	94
一连串问号.....	100
还需要证明.....	104
灿烂夺目的花朵.....	108

黑龙江的传说

向上望，重重迭迭的山，望不见顶。白蒙蒙的云雾把云蒙山顶遮没了，偶尔出现一条空隙(xì)，便象拉开了窗帷(wéi)那样，露出后面黑沉沉的森林来。

向下望，闪闪发光的花溪河，沿着绿树笼罩的白鹭村缓缓流过。两岸盛开的合欢花，象一朵朵粉红色的小伞似的，飘落在湛(zhàn)蓝的湖面上。一群鸭子在嬉弄着水，它们耸耸尾巴，扑扑翅膀，脖子伸得长长的，发出一片“咕咕呷呷”的欢乐的叫声。

水草丰茂的河坎上，一群白花花的绵羊，象贴着地面的白云一样在缓缓移动。雪团似的小羊羔在它们的母亲身旁活泼地跳来跳去。不时听见那些被惊扰的蚱蜢，“悉悉率率”，擦着青草飞过。

在花溪河拐弯的地方，一片榆树荫下面，四个孩子坐成一圈，团团围住了一位胡须花白的老汉。孩子们精赤条条，浑身水锈，分明是才从河里起来的。

“龙海伯伯，再讲一个吧！”说话的是小蛮牛。他约摸十二三岁，宽阔的肩膀却已经象一个青年人了。

“我的故事，你们都听过了，还讲个什么呢？”龙海伯伯把旱烟管叼在嘴里，用力吸了几口，吐出了几个烟圈。他今年六十三岁了，除了额角上有几条深深的皱纹，下巴上有一簇毛茸茸的绒球似的花白胡子，说明他已经上了年纪外，那一身结实的肌肉和黑里透红的皮肤，还显得很健壮，好象是古铜铸成似的。

“再讲一个，讲一个好听的。”一个年纪小一点的孩子说。他长着瘦瘦的长脸蛋，又爱跳来跳去，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兔子。

“不要再催了，让龙海伯伯想一想。”个儿最大的大海说。大海是这群孩子的头脑，的确，他比别人要懂事得多。

小兔子把两撮玉蜀黍的须塞在鼻孔里当作胡子，学龙海伯伯的老习



惯，捋(lǚ)了两捋。

“是呀，让我想一想。”
龙海伯伯真的捋起胡子来了。他眯起眼睛，望着云雾弥漫的云蒙山，又吸了两口烟，问：“你们听说过小黑龙的故事吗？”

“小黑龙？好呀，好呀，就讲个小黑龙的故事吧！”四个孩子一齐拍起手来。



龙海伯伯用旱烟管指着那座一半隐在云里的云蒙山，说：“你们知道不，孩子们，那座大山后面，有一个湖，叫做黑龙湖，湖中心锁着一条小黑龙。”

“真的吗？”小兔子一把拉下了塞在鼻孔里的玉蜀黍须，睁大了眼睛，一本正经地问。

“什么真的假的，”小蛮牛说，“故事就是故事，不要打断龙海伯伯的话。”

小兔子不作声了，龙海伯伯提高了嗓子继续讲：

“这个故事，我是在象你们这样大的时候，听我的曾祖父讲的；曾祖父呢，大概也是听他的曾祖父讲的。总而言之，在许许多多以前，这里发生了一次火燎燎

的大旱灾。河里不要说没有一滴水，连河底也干得开了坼(chè)。河里干啦，田里更不用说了，泥土裂成了一块一块的，比石板还要硬。一阵风吹过，便灰沙漫天，把太阳也遮得没有了光彩，真是天昏地暗。人们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看着枯焦的禾苗，在裂成一块一块的地里干瞪脚。

“人们多么盼望下一场好雨呀！可是天空里一丝云也没有。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因为空气里的水蒸气太少了。”一个小胖子抢先回答。他叫三贝儿，是猎人的儿子。他的知识最丰富。

“不，不；”龙海伯伯把烟锅在草鞋底上滴笃滴笃地磕了磕烟灰，慢慢地摇摇头说，“我听我曾祖父说，原来那个专管行云布雨的海龙王喝醉了。他一天到晚捧着酒坛子，喝了一坛，再喝一坛。喝呀喝呀，喝得象条癞皮狗似的，醉倒在水晶宫里，把下雨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个老坏蛋，真该把他拎到茅坑里浸一浸，叫他醒醒酒。”小蛮牛气得直挥拳头。

“又打岔了，别插嘴！”三贝儿说。

“海龙王只顾自己在水晶宫里喝酒，人们却干得连水也没有得喝了，只得呼天喊地地痛哭。谁知道哭声惊动了住在黑龙湖里的一条小黑龙。小黑龙象你们一

样，是个有正义感的勇敢的孩子，他一个翻身腾到了半空中，向下面一望，人们都已经干得昏倒在地上了。小黑龙真是着急，他说，海龙王这样糟蹋老百姓，我能见死不救吗？他‘哗啦啦’长啸(xiào)一声，天也动了，地也摇了，呼呼的狂风一阵紧似一阵，卷来了满天乌云。一霎时，闪电在山头上窜来窜去，雷声‘轰隆隆隆’贴着地面滚过，黄豆大的雨点从半空中直倒下来。呼呼呼，哗哗哗，不到半个时辰，干涸的河床已经白浪滔滔涨满了水；田里裂了缝的泥土吸饱了雨水，滋润得象浇了油一样。人们欢喜得又是叫，又是跳，冒着雨在田里播下了新的种子。”

“小黑龙，真正好！”小兔子高兴得直拍手：“小黑龙给人民做了好事，海龙王定会夸奖他。”

“嘿，海龙王是糊涂虫，只顾自己喝酒，还会夸奖小黑龙吗？”三贝儿说。

“我说呀，”小蛮牛站起来说，“海龙王喝得醉醺醺的，不会表扬小黑龙。要等他酒醒了，知道自己误了事，那就要表扬小黑龙了。”

“大海，你说呢？”龙海伯伯问。

大海想了想说：

“我想，海龙王要是真心关心老百姓，也不会喝得糊里糊涂的了。海龙王心里没有老百姓，还会夸奖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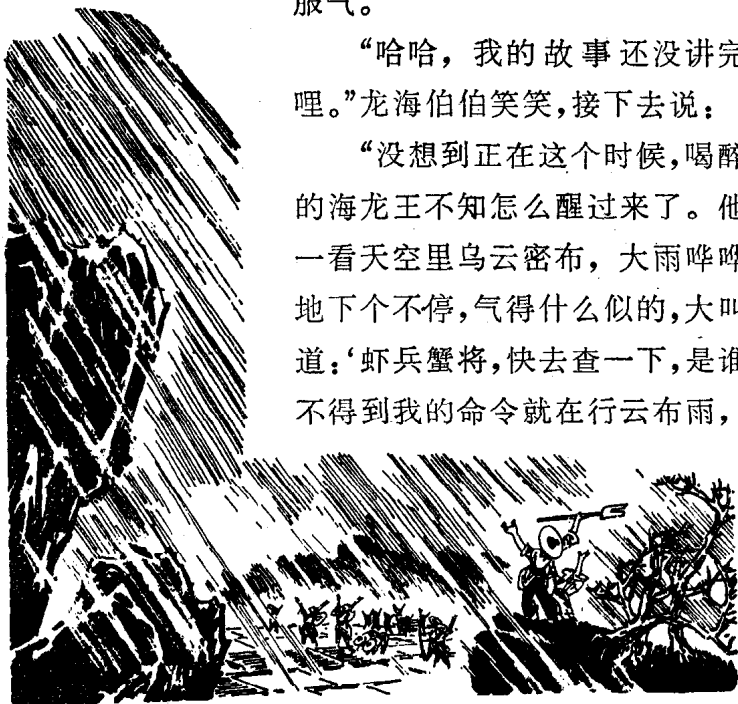


黑龙吗？”

“伯伯，你说呢？”小兔子还不服气。

“哈哈，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哩。”龙海伯伯笑笑，接下去说：

“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喝醉的海龙王不知怎么醒过来了。他一看天空里乌云密布，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气得什么似的，大叫道：‘虾兵蟹将，快去查一下，是谁不得到我的命令就在行云布雨，’



给我抓起来。’虾兵蟹将哪敢怠慢，立刻把小黑龙抓了起来。海龙王命令他们用一条锁龙索，把小黑龙锁在黑龙湖底里；还派了四个夜叉，整天在湖面上巡逻，监视小黑龙。”

孩子们都听出了神。龙海伯伯却不讲下去了。他擦了根火柴，又吸起旱烟来。

“后来呢？”小兔子问。

“后来？后来，小黑龙一直锁在湖底里。你们长大了可以到黑龙湖边去看看，湖中心的水老是在‘浦淪浦淪’翻滚。那就是小黑龙在甩尾巴。他是没有罪的，他决不屈服，总有一天，他会挣脱锁龙索，从湖底腾上天空。”

“龙海伯伯，这故事是真的吗？”大海抱着自己的膝盖问。

“呵呵呵，好孩子！”龙海伯伯捋了捋胡子，“我的曾祖父就是这么跟我讲的。要说真假，我看——也许有几成儿是真的，要不，湖中心的水为什么老是这样翻腾呢？……”

“我看……”三贝儿的话还没有讲出来，忽然听得远处有人在叫：

“前面有人吗？快拦住牛！快拦住牛！”

葛 老 爹

孩子们一惊，都象弹簧似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只见一只滚鼓溜圆的大牯牛，从盛开着紫花的木槿丛里冲出来，四个蹄子“扑腾扑腾”地，踢起了一团团的泥土。

“前面有人吗？快拦住牛！快拦住牛！”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头儿，拄了根拐杖，一跷一拐地在后面追赶。他那满头白发和毛蓬蓬的白胡子迎风翻飞，在太阳下面一闪一闪地发光。

四个孩子散开来，想上前阻拦。大牯牛低着头，直往前冲。好象谁要是挡住它的路，它就要用那对弯刀似的角把谁的肚子戳穿。

龙海伯伯不由得捏了把汗，喊道：“当心呀！孩子们！”

喊声还没有落，只见一个孩子象猎狗一样敏捷，只一闪就窜进了前面茂密的玉蜀黍田里。大牯牛“扑腾扑腾”刚冲到玉蜀黍前面，那个孩子已经伸出一只有力的手，扣住了大牯牛的鼻绳。大牯牛使劲地扭着头，想用弯刀似的角挑人，可是它已经无能为力了。原来鼻子是牯牛最软弱的地方，只要扣住牛绳，它就只能乖乖

地驯服下来。

龙海伯伯这时候才看清楚了，这孩子原来是大海。后面的老头儿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

“葛老爹，葛老爹！”孩子们亲昵地叫唤起来，飞快地迎了上去。

葛老爹是白鹭村著名的猎人。在这方圆一百里以内，谁要是谈起葛老爹，都会翘起大拇指说：“唷，真了不起，他打死过十一只豹子哩！”要不是在十二年前，他为了想活捉一只窜到树上去的豹子，摔下来折断了腿，到今天还会背着那杆火铳，在云蒙山里爬悬崖，攀峭壁哩！

也许是长期山野生活的磨炼吧，葛老爹今年虽然近八十了。他那饱满的精力，还象能从一个个汗毛孔里渗出来似的，说起话来声音象敲钟一样，半个村子都听得见。他的儿子早年参加革命牺牲了，孙子现在在一艘军舰上，家中只有一个老伴。但是他生活并不寂寞，村子里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喜欢他，都象小狗熊似地老是跟着他转来转去。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而是他肚子里有许许多多有趣的动物故事，猪獾(huān)怎样爱清洁啦，豪猪怎样“刷刷刷”地摇动全身的硬刺来恐吓敌人啦，松鼠跳跃的时候怎样把自己的尾巴当作降落伞啦，老虎怎样喜欢洗澡啦，……他一

讲起来，孩子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再也不肯走开。

葛老爹看见大牯牛被扣住了，乐得双手抱住了大海，把毛茸茸的大胡子，直朝他脸上磨来磨去。

“呵呵，老哥，”龙海伯伯迎了上去，装了一袋烟递给葛老爹，“你怎么会让这畜生溜跑的？”

葛老爹把牛鼻绳系在一棵大榆树上，接过旱烟杆，塞进了又浓又密的大胡子里，吸了两口烟，跟着龙海伯伯朝河边走去，一边说：

“哈哈，这畜生只喜欢泡在水里，我硬把它赶上了岸，谁知道它撒腿就跑。要不是大海这孩子，玉蜀黍不知道要被它糟蹋多少。老弟，你怎么又给孩子们缠住啦？”

“噯呀，这些小狗熊！我放羊走过这里，他们看见了，就从水里爬起来，拦住了我，硬要我讲故事。”

两个老头和四个孩子又在槐树荫下面坐下来。葛老爹靠在树根上，笑着问：

“老弟，你讲了个什么呀，让我也来听听！”

“有什么好听的，我的故事都老得没有牙了。人老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想了半天，才想到了我们小时候听过的那个黑龙湖的传说。”

“这故事可有意思呀！”葛老爹搔搔满头白发，眼睛盯着远处的云蒙山。显然，他的思想也飞到那翻滚着

的黑龙湖去了。过了好一阵，他晃了晃脑袋说：“好啊，讲完了吗？”

“才讲完，”大海立刻插上嘴来，“葛老爹，你说这故事是真的吗？”

小兔子也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小黑龙真的被锁在湖底里吗？真的有夜叉在湖面上巡逻吗？……”

“哈哈！”老猎人掀起胡子，大笑起来，“我打了几十年的野兽，深山密林，哪里没有去过，虎呀豹呀，见得多了，可是什么龙呀，夜叉呀，神呀，鬼呀，却从来没有看见过。龙海伯伯讲的是神话呀！你们这些乖巧的八哥，平日里开口科学，闭口科学的，怎么这会儿都变成傻鹁鸽啦！”

“咳，老哥！”龙海伯伯把草帽朝后脑上一推，带着迷惑的神情说，“你说我讲的是神话，这个我不反对。但是黑龙湖中心这一片水，老是‘浦淥浦淥’地翻腾，这是什么缘故呢？”

孩子们八只眼睛都盯着葛老爹，只等待他说出个明白的答案来。

葛老爹捻着胡子，沉吟了半晌，最后用低沉的声调轻轻地说：

“也许……也许有什么东西在湖底里翻泡！”

“呵呵呵，”龙海伯伯得意地笑起来，“到底是什么

东西呢？你还是说不出来吧！我看，那东西就是小黑龙的尾巴！呵呵呵！”

“哼，你呀！”葛老爹激动起来，“还装着满脑袋迷信思想。”

“呵呵，老哥，我倒不是迷信。这些年来，我的脑袋也愈来愈亮堂了。可是湖水究竟为什么会翻腾呢？你讲不出一个道理来，我怎么能心服？你和孩子们一起研究研究吧，只要把问题搞清楚了，我也不是个老顽固。”

龙海伯伯站了起来，正了正草帽，“老哥，孩子们，我得先走啦！”

龙海伯伯吆喝一声，把鞭子抽得“啪啪”地响。羊群从河坎上拥了上来，滚滚地沿着大路向村子里走去。

湖水为什么翻腾

龙海伯伯的吆喝声和“啪啪”的鞭子声渐渐远去了。

孩子们迷茫地望着老猎人的大胡子。黑龙湖中心的一片水，究竟为什么会翻腾呢？湖底里是不是真的锁着一条小黑龙呢？那翻腾的湖水究竟是不是小黑龙的尾巴激起来的呢？湖面上究竟有没有拿着雪亮的钢

叉的夜叉在巡逻呢？一连串的问题，他们都希望从老猎人口里能得到答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老猎人葛老爹是个无所不知的“老百晓”，八只眼睛紧盯着葛老爹饱经风霜的大脸盘。可是今天，连“老百晓”也难住了。他皱紧了那对雪白的眉毛，低头陷入沉思中。

槐树顶上传来了一串清脆的“啾(ì)啾”的鸟叫，一只金色的黄莺把撒成扇形的尾巴一撅，掠进橘树林里去了。大海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问：

“葛老爹，您到过黑龙湖没有？”

“怎么没有到过。”葛老爹抬起头来，用手衬着后脑勺，靠在槐树上。“二十多年前，为了打狗熊，跟几个伙伴到过那里。”

“葛老爹，快跟我们说一说吧，您是怎样去的？”小蛮牛迫不及待地问。

“时间隔得久了，也记不很清楚了。记得那一年秋天，”葛老爹一边回忆，一边指着在云雾里忽隐忽现的群山说，“我们几个打猎的走过云蒙山，发现了狗熊的脚印。你们知道，猎人最喜欢的是什么？”

“野兽的脚印！”三贝儿轻声回答。

“对呀，究竟是猎人的儿子，跟着你爸爸捏过枪。”葛老爹夸奖说，“我们跟着脚印追，走进了人面谷，又翻过了那座笔直的烟雨峰，弯弯曲曲地走到一座险峻的